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二類新聞紙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九五號

國民日報

湖南
（第一七〇九號）
今天一大張零售國幣二萬元
發行人 丘良任
社址：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電話：湖南省政府總機轉

舉世注視美蘇接談

史密斯與蘇外長晤談後返美

傳蘇已接受美方「和談」建議

【中央社莫斯科十一日合衆電】美駐蘇大使史密斯，今日上午自莫斯科飛抵此，彼對於與莫洛托夫交換照會一事，拒作任何解釋……

英法兩國頗感迷惑

觀察家認美蘇接談或係從事心理戰爭

美蘇接談消息好 香港市場起反應

美蘇直接談判有益中國局勢

邵力子余家菊發表談話

蘇新任大使在來華途中

立委選舉正副院長不用提名方式

選舉辦法起草委會昨決定原則六項

社論

運用美援建設華南

陳誠懇辭本兼各職獲准

顧祝同調任參謀總長

余漢謀任陸軍總司令

白崇禧將主華中軍務

伊方已函覆張治中

主要問題迄不置答

保持新省和平

魯西匪圖渡河南犯

南陽局勢異常緊張

蘇北國軍收復阜寧

適應剿匪總體戰需要訂軍政機構配合方案

政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公佈

防空法

國府昨明令公佈

聯合國運華醫藥竟被還政府扣留

善後物資處理情形發表

美積極執行援華計劃
大批重要物資即運華
並派員來中國調查復興計劃

【中央社華盛頓十一日專電】美援華計劃，今日起已積極開始執行。……

美報讚揚南韓選舉
認為民主南韓即可實現
李承晚在大選中已勝券在握

【本報收聽】……

【中央社漢城十二日專電】……

南太平洋委會
在雪梨開幕

埃及反對猶太國成立

聯大小組委會討論巴勒斯坦緊急計劃
將設聖地臨時中央委會
担任調停阿猶戰事聯務

越臨時政府主席阮文春返抵西貢

莫斯科電台評邱吉爾講詞

對中美輿論表妥協
日議會將修正憲法
專家研究應否保存天皇

日俘返國已達五百餘萬

越人排華！
竟燒燬華僑房屋

希政府亂殺人
世界各地表憤慨

【本報收聽英斯科廣播】……

糧食昨又軋高
紗花疋頭也都繼續報漲
金銀黑市亦均創新高價

查禁穀米出境
市府昨開會議

桐油出口陷於停頓

上海烟廠亦將遷港

滬物價指數
五八萬四千倍

上海昨日市情

長市行情

米糧　棉花　油鹽　疋頭　洋紗　棉織類　燃料

省參議會駐委會 昨聽取建廳報告
對徵收自衛捐提供改善意見

【中央社訊】湖南省參議會休會期間駐會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於昨（十二）日上午九時在該會會議廳舉行，聽取建設廳工作報告

省府決動用積穀 完成第一期省道
第二期各線正計劃興建中

關心本省建設事宜
參議員們紛紛建議

唐伯球說

歐陽景說

寇方舟說

蔣主席昨召見 湘籍國大代表
對湘省情形甚表關懷

監利熊光武匪部 圖攻資福寺未逞
被湘保安隊搜剿擊退

湘省行穗分行事件
楊盛嘉談調查經過 張行長傳引咎倦勤

湘潭電費太高 商民激起反對

長市新聞從業員 組織聯誼會
對同業李天舜被無情剝削 一致表示憤慨並為後援

五區立委 定期重選

昨晚月旁現巨星 係金星接近月球

充實縣農業推廣所 完成本省增產計劃
指定黔陽為山棉示範區

省參會首主任 中央已准任命

歐陽忠 出長湘鄉自衛總隊

全運會中兩鏡頭
湖南男女籃球隊奮戰紀實
本報記者 謝魯

湘港對壘 一團和氣

龍爭虎鬥 女籃激戰

三湘子弟 場邊助威

傳播技術 吸收好手

來函照登

全運花絮

游水快過「美人魚」
黃婉貞創全國新紀錄
女排球湘滬爭執仍未獲解決 香港梁玉潔奪女乒乓賽錦標

排球錦標歸誰 決於警港之戰

六萬人袖手旁觀 足球爭霸戰鬥激烈
滬隊終慘敗於陸軍

居正也來看全運 游泳衣裳顏色多

全運花絮

女子網球單打 四傑最後爭雄

六隊加演日場 募款救濟兒童

籃球錦標循環賽 菲華兒女雙雙奏捷
男子摔角賽昨繼續舉行

郭沫若的日本太太 不遠萬里返華尋夫
她將勸郭莫再搞政治

國民公園

◇新四四二期◇

父親失約了

生生譯

在一些美麗如畫的波蘭旅館裏，客人們都說着英語，感到這兒真使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和父親因着公務，曾來館裏小作勾留，這段日子可算是最快樂的了。父親說道：「可惜你的母親不能來這樣的一家旅館，否則她將會如何的快樂」。這兒父親在年青時候，曾來這兒遊歷，我問他：「什麼時候你來過這兒？」「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已經很久了！」……

……她已經告訴我們她的女兒，和父親見面……「十一月十二日是我們的約會」……「這是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從一稿兩登談起

攻心

今早，看完報上「藝文」版……「星期文藝」……「國民公園」……刊出了……

更夫頌

張英楷

他生活在絕望的污巷裏，從不厭惰也不感到自己究竟是缺乏些什麼。一本正經地打發着枯寂的日子。

當飢餓的大地披上了黑色的翅膀，當人們都蜷倦於寒愴的家裏，他便提起一盞小紅燈，敲着更梆，行進在黑漆漆的市街上。

他提起紅燈籠在自己的前面，讓那熾熱的燈光，照亮了前面的腳步，照亮了封鎖在陰暗的夜空；讓那些卑怯的動物，腐敗的靈魂，發抖在他的燈光面前。他起勁地敲着更梆，讓那高上去又跌下來的生硬的聲音，送進破爛的茅屋裏，送進高樓大廈裏去；給那些含着淚水輾轉於床上冷得不能入睡的窮人以無限的溫情，給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痛苦的身上底吃人者，不能逃避的入夢。……

他徐緩的移行着，點敲着，沉着地在測量這深沉無底的夜海。不管冷氣如何地淒厲，夜雨如何地淋漓，他忠實地向着新世界發出了預言的號角，替將要死亡的黑夜舉行葬禮，直到朝曦閃耀在天的彼方，人們完全醒來的時候，他才安然入睡。

更夫的生活是多麼的辛艱啊！躺在時間的河流上，他被無情的夜氣，凍冷的雨露，把豐滿的臉色都磨削得憔悴不堪了，臂膀也消瘦了；但他毫不珍惜自己，也沒有悔恨別人。爲了別人，他從夜魔那裏偷取明天的消息，倔强地守衛着這醜惡的大地。同時，不自量力的破壞了野心家們下的陷阱。在人慾橫流的社會間，他卻常助人羣去了解環境，去體驗人間，去充實生活，去堅持信心，甚而加强他們對真理的渴慕。

更夫是夜的靈魂，是人類的無名英雄啊！

他將永遠在人羣的撫愛中不止息的響動他的更梆，將在茫茫的黑夜裏，繼續不斷地提起他的紅燈籠。

一九四八、四、長沙軍次

野草

詹尼

有泥土，就有野草……

野火，伸長貪婪的舌頭舐吮着初春的山野，燒灼着那些剛從解凍的大地上探出頭來的小草們。

是惡作劇的玩火者，一根洋火，一個火種，頃刻間多少地方變爲烏焦，多少底生命被虐殺。

是有意還是無意？是得意還是失意？——看火舌威武地展開，香噪，聽花草們嗶嗶剝剝地呻吟，掏擊，玩火的笑了，笑得滲出眼淚。……

但事，明天，從那些殘存的枯焦的軀幹裏，又探出嫩綠的頭來了，迎着春天的陽光，倔强得驕傲的，野草，叢生着。

玩火者有冬天的夢，野草的心卻永遠向着春天。

年年，每當烏焦給換了嫩綠，我就痛楚，而一片嫩綠又戰勝了烏焦，我就歡欣！而且我終於恍然了：我們底腳下畢竟是泥土，有泥土就有野草啊。……

更夫

蔣靜

我怕聽梆響
因爲
我提懼死人的面孔
骷髏的跳躍
魔鬼的凶相

有一次
深夜拐過街角
迎面就看見一個人
提着一盞燈
我用力咳嗽一下
他回我梆響兩聲

來不及逃避
因爲已經走近
我硬着頭皮
我怕看更夫
看清他的面孔
他那高高的鼻子
與瘦削的骨骼
他凹陷的眼睛
下面有一把
上面有一把
都亂蓬蓬的頭髮

他駝着背
他慢慢拖着腳
梆筒掛在胸口
左手提着一盞玻璃燈
右手努力地
然而仍是無力地
舉起一根梆槌
敲在那梆筒上
居然發出
震人心弦的巨大的響音
悲慘而空虛

破廟是他的臥室
就是這樣
每天夜晚
三番兩次
睡覺又工作
生活在人鬼之間

他走在千萬遍的
那些熟悉的石板上
熟識的是
屋，鋪，氓，當
他熟悉那些高樓的
……

他熟識那
歡笑與歌唱的
那些逆戶的
哭泣與哀嘆
他認識許多夜行者
他老是想念着那些人
包括算八字的
賣豬血的王老板
站崗的周先生
搖洞的小鶴蛋
呻吟在屋簷下的
流浪着……
靠着電燈桿
哼着小調兒的花姑娘
夾着尾巴的
逃逸着快走的瘦狗
掩着豆腐漿的
病著談……

在死寂的夜裏
他奏着恐怖與悲傷
他緩步着前進
在黑暗的空間裏
邊着那一點
微弱的燈亮
我爲他祝福吧
別他減了
那可憐的幽光

水與人心

梁君岩

江河的萬傾波濤，高山的瀑布，湖心的漣漪，山澗的駭浪，溪流，以及長空的綿雨，地心的急泉……這一些年年月月奔馳激盪的流液，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二十世紀變化未已的「人心」。

人心不過是一隻方寸寬闊的肉球；但世上一切善惡複雜的人事卻都是由它製造而成。其變化之可愛，可怕，可悲，可親，可大，可小，可遠，可近的程度，較之流水過之。人類多少安樂曾由它苦心創立；但也有多少危機曾由它籌措造成。它成了生與死，愛與憎，破壞與建設，戰鬥與和平的總主宰。一切精神文明，物質科學，生活方式，政治制度，錯綜複雜的金融關係，可歌可泣的社會運動，文學，宗教，信仰，組織，藝術，音樂……風俗，事業，發明，愛情……以及人類社會一切日夜活動不息的生活行爲，可說全是由它產生的。它感到需要，便百般設計追求；它感到厭惡，又不顧一切毀滅。所以人心是人類中最可怕的東西。

在太古時代，全地皆海洋，一片汪洋的流波佔據了整個的世界。至古生時代始有森林，有無脊動物，海蛹，魚類，兩棲動物等出現，至距今約一百萬至五十萬年前的新生代，哺乳類動物才漸漸發達，並知營共同生活，地球上開始有人類的足跡；然而這時候仍是水的勢力最大的世界。一直到有歷史可考的舜時期。禹王的施政，重心還是集中在治水。於此我們知道「水」與「人」本來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人的最高組織是由水中來的，所以「人心」一直脫不掉「水性」，常常在變化流動中。水有澎湃洶湧或平靜無波的時候，人心也有陰險惡毒或和善純正的時候。晨午平湖若鏡，說不定傍晚波濤萬頃；此時滿面春風，也說不定轉眼冷酷猙獰。在今日這樣的社會裏，我們看到許多仁人志士追逐成爲叛寇，多少君子變成爲小人的。

人心實在太不可測了。父子中沒有真誠，夫婦間更是一味朦騙，朋友與親鄰那是更談不到忠實了。今日大家所斤斤計較着只是一個「利」字，利害相同，便是朋友，利害衝突便是仇敵，什麼道德，義氣，什麼情感，只不過是生活外形上彼此敷衍的幌子而已。

熱情方盛的青年朋友們也許要反對我這種說法，當他們沉醉在愛的生活中時，他們會感到人心的溫暖可親。可是這算得定律麼？「愛」是多麼抽象的東西？除想象而外，世人是很難享受到真正的愛的。

總之，人心是「水」，它是流動的，洶湧的，不可捉摸的，古人「一至善若水」的說法只是指某一時期某一階段而言，在最大多數水樣澎湃變化的人心中，真是令人不堪想象的。

▲編後▼

……本刊……作者……